

《精卫文丛》 主编：熊元义 余三定

# 重释现代性

——在哲学和艺术的边缘沉思

◎彭公亮



# 重释现代性

——在哲学与艺术的边缘沉思

彭公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释现代性/彭公亮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9

(精卫文丛/熊元义、余三定主编)

ISBN7-5059-4369-3

I.重… II.彭… III.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440 号

书 名	精卫文丛
主 编	熊元义、余三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吴若竹
印 刷	北京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0 千字
印 张	107.7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4369-3/I·3403
定 价	200.00 元

## 学术民主与学术造神

熊元义 余三定

在文艺界，一方面是中国学术民主的严重欠缺，另一方面是学术造神运动的此起彼伏；一方面是众多的学术成果遭到有意和无意的淹没，另一方面是平庸的重复的学术研究大量涌现。起初，我们以为这不过是文艺界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文学无缘诺贝尔奖。我们侥幸地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文化的隔膜所造成的。然而，中国科学也无缘诺贝尔奖。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理由。

旅美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以人划线、划派的现象。一些杰出的专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的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科学界还没有得到解决。像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学家文章发得很多、发得好以后，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响其发展。”“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 and 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在文化上，专家虽然知道为和自己相关的专业呼吁和争取，但多数不习惯撇开自己和自己专业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准发表正确的咨询意见。国家也没有逐渐筛选出一批既有专长又有公益心的人来参与重大科技方向决策。许多年度报告和多年计划，写和执行几乎分开，不

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仍然取决于少数几人或一人，因为行政领导没有制度性地依靠专家。而行政领导即使有出色的个人素质，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预计科技发展方向。有些科技人员就揣测他们的喜好，而不是完全从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研究方向。”（见《海外学者坦陈中国科技体制弊端》，《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7日）这种扭曲的局面不但在中国科学界存在，在整个中国文化界（包括文艺界）也存在，甚至可能更加严重。这恐怕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可以改变的。

十几年来，我们对这种扭曲的关系有切身的痛苦感受。但是我们没有妥协、退让和懈怠，顽强地拼搏出来了。

打破坚冰一个缺口是不够的。在坚冰上行走，迟早还会掉进窟窿里。

因此，寻找队伍就非常迫切了。

1998年，我们在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时指出：“要求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客观现实进行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不是以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来否定当下的现实生活；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总之，是扬弃，不是彻底的否定。”（见《沉重的现实与活着的文学》）接着，在《粗糙的灵魂——王元化与90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我们从理论上概括出当前文艺批评界的三大派别，“如果按照理论和现实的关系来把握90年代的文艺批评，那么，大致可以划分出三大派别：一是彻底地否定现实，二是辩证地批判现实，三是完全地认同现实。”

这里所说的完全认同现实的文艺批评派别是以王蒙、王朔等人为代表的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

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王蒙肯定王朔，非难向上的追求，警惕壮烈，就是这种粗鄙存在观集中而具体的表现。王蒙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王蒙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相对来说，王蒙、王朔等人的粗鄙存在观尽管完全认同现实，但这在20世纪90年代毕竟是一种新的历史形态。

而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则是对过去已有的重复。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刘再复提出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就是这种虚无存在观的表现。1988年，我们在《性格转化论》中对这种虚无存在观进行了全面的解剖和批判。认为“刘再复认为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正是一个与神本主义相对抗的主体性原理。在刘再复看来，‘社会历史的运动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的，经历了“人的否定”这一曲折的痛苦历程，最后又回到人自身，当理想社会实现时，人不仅是调节外部自然的强大力量，而且是调节自身内部自然的强大力量，惟其在那时，人的价值才充分获得实现，人类的“正史时代”才开始。’显然，刘再复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是以理想社会为依据的，是为正史时代服务的。倘若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类型的人物，作家就赋予人物以人的灵魂，即赋予人物以精神的主体性。刘再复的理论出发点是主观理想而不是客观生活。”2002年，仍然有人指出：“‘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

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的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存在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学术月刊》2002年7期）这种从理想出发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虽然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并没有消失。20世纪末以来，这种虚无存在观在学术领域内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曹顺庆以是否具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为理想目标，否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就。葛红兵以是否是至善至刚的烈士为理想目标，棒杀了20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黄力之以是否是创造式的发展为理想目标，否定了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论的发展。这种虚无存在观是英雄史观的表现。它

只看到历史上的英雄行为，而忽视了基层民众的点滴努力。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既需要积累，也需要突破。任何割裂这二者的关系的企图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在深入地批判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形成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既反对片面地追求历史的进步，完全顺应历史的发展，也反对道德理想主义，沉湎审美世界的解放的幻想之中，而致力于社会平等，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提倡中国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坚决反对有些中国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这些思想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这些年来，我们不是走现代学术民主的道路，而是从事现代学术造神运动。人们的目光总是投射在位显名赫的人的身上，轻视和漠视那些辛勤耕耘、颇有收获但声不洪的普通大众。在一次国家文学大奖评奖中，有些评委不以学术成就的高下和创新与否为标准，而是倾向评一些学术权威的（包括有关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在作祟。因为我们评某一个阶段的学术成就和发展，不能只看权威的。的确，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取得了奠定其权威地位的学术成就。但是，权威不是任何时候、任何阶段对任何问题的解决、任何矛盾的克服，都是权威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学术发展就不可能一代接一代的接力传递。

为了抵制这种颓风，在我们的编辑生涯中，我们把主要精力



放在发现和造就新人上。可以说这是“黜名家进普通作者”。这虽遭诟病，但我们始终未悔。因为我们深知不少名气还小的人，只要有了机会，就会成为名气很大的人。只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万万不能省略的。看到一个一个人物的崛起，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精卫填海。陶渊明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沧海虽大，精卫虽小，但精卫这种“猛志”终将战胜沧海。因此，我们尊重和重视一个一个“精卫”在学术上的努力和奋斗，哪怕他们的学术成就微不足道，但也是构筑学术大厦的一木一石，不可缺少。我们编辑《精卫文丛》，就是希望收集这些吉光片羽，记录他们走过的足迹。

2002.10.19

## 目 录

总序：学术民主与学术造神 ……………熊元义 余三定（1）

## 第 一 辑

- 人文精神的现代性……………（2）  
     ——兼论审美的边界性
- 知识经济时代与人文学科的任务……………（22）
- 人文学科的内在精神……………（31）  
     ——兼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
- 现代性：审视当代文化发展的一种视角……………（51）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遭遇与文化选择
- 持守，抑或是拒斥？……………（71）  
     ——对文学现代性运动中大众文化策略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 经典诠释的边界性……………（90）  
     ——重建中国经典诠释开放境域可能性的一种考察
- 弘扬士文化的优良传统……………（112）  
     ——兼论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

## 第 二 辑

- 现实性与现代性：哲学的内在精神及人文视野……………（126）
- 希腊哲学的本源性使命及哲学的现代任务……………（138）

论“无蔽”(Aletheia) .....	(149)
——兼论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	
论海德格尔对古希腊思想的诠释 .....	(167)
一种真正的交往与对话如何成为可能? .....	(185)
——兼论伽达默尔后期实践哲学	
尼采艺术形而上学思想探讨 .....	(201)
“道”与“Ereignis” .....	(214)
论禅悟体验及其时间意识 .....	(227)

### 第三辑

“沉醉”与“心远” .....	(244)
——陶渊明《饮酒》诗的哲学解读	
全球化视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 .....	(253)
——从九十年代文艺论争看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	
批评家的立场与理性精神 .....	(267)
——文坛“直谏”现象透析	
典型的缺失与文学的缺失 .....	(275)
——九十年代文学典型解读	
摄影文学文本内在构成及意义境域的发生 .....	(286)
后现代艺术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 .....	(294)
重树“美”作为美术内在品格的话语权威 .....	(302)
跋 .....	(310)

# 第一辑



# 人文精神的现代性

## ——兼论审美的边界性

九十年代中期，国内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从世界视野、开放社会的格局中反观、审察中国社会和学术的发展，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文价值，以治疗和对抗日益严重的精神匮乏症。中国知识分子——如西西弗斯神话中的“失败英雄”——以一种悲壮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践履着自己的生命价值。尽管这种探求带有“先天的悲剧性”色彩，但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求却是永恒的，艰难的只是无限性的追求本身。因此，人文精神理想和人文价值的论题，才一次又一次被昨天、今天或明天的话语所谈论。<sup>[1]</sup> 本文力求通过对人文精神的阐释，探讨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问题。

### 一、人文精神的僭妄与文明进步的悖论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强化，经过黑格尔以其恢宏的实践理性的辩证发展的逻辑论证，启蒙主义张扬的人文主义膨胀为人类无限进步的神话。理性与科学是人类走出中世纪的迷狂，恢复人的尊严与地位，倡导人文价值与人文信念

的唯一法宝。而人类文明的危机的发生是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暂时的被遮蔽或失落。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丧失，正是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膨胀的结果。唯一的对抗策略即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离，消解理性中心主义和范型知识的主流话语。

如此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严重对抗的二难选择之中。没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就没有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导致价值信念的崩溃，正是造成人文精神匮乏的根本原因。难道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对抗（如果真正是对抗的话）就无法调解？换句话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只能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中作出一种一元论、独断论的选择？

现代文明的构成，我们可以勾画出许多图像，但这五个要素应该是支撑起文明大厦的支柱，即理性、知识、科学、价值、秩序。

理性隐含的是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评估能力；知识隐含的是普遍有效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价值隐含的是道德观念（利益主义、社群主义、阶层主义）和法权观念（契约、公平原则）；秩序隐含的是管理权与可管理权（可算度性）和话语权（书写中心主义、主流话语中心）；科学隐含的是客观化原则和实证操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控制其它因素的唯一占支配地位的因素。相反地，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只有依靠其它因素并与其它因素进行有机的、合理的配

置才能确立自己应有的自主性。例如道德只有从立法和公众的角度，依据主流话语的教谕，一种管理权的运用配置，变成一种普遍有效性原则，并产生一种现实化的效应，才是合理的。“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sup>[2]</sup>亦说明这点。

由此，社会发展在科学、知识的进步观念中，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专制型或权威型意识形态），既控制了秩序建构和价值评判的权力，同时也控制了话语权，并进而通过控制利益分配、社群集团、阶层的利益，控制个体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评估能力，甚至在专制性的国家政治体制下，个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亦被控制。由此，文明的发展并不单纯地决定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谐调或对立。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程，科学主义、科学意识和知识理性并没有得到生长、发展，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话语权。而以儒教纲常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型意识形态，通过教化不断地被强化，成为唯一的知识范型和人生价值、政治理想。一些儒者他们天真地认为修身、养性，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人文只是关乎心性之事，只是宗法伦理、道德教化之功。这种“人文主义”，直至20世纪仍被新、老保守主义奉为圭臬。这种“人文主义者”致力于维护某种神圣的超越的价值（或道德、宗教、伦理、或亦道德亦宗教），并强调这种“道统”的传承是发挥人文教化功能，建立人文精神的关键，而对中国封建大一统专制型的国家政治、文化制度、权威的意识形态乃至道德伦理，对于人文精神的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依据却从未产生怀疑和作出批判。

如此发问，无意去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问题在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之前的诸侯各国，以周代文化的复归作为选择政治、文化制度的尺度，用周代文化话语担当人文教化和人文理念的建构有其合法性的依据，因为文化的正统性亦标志着国家政治的法统性。但秦汉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制建立后，更进一步地强化这种主流的儒教伦理知识范型，并进而形成专制的文化形态来强化这种专制的权力，则实是文明世界对文明的一种压制（尽管道家、佛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塑造力，但道士和佛徒从不具有管理权和话语权）。而知识与权力的控制，决定了人文价值、理想的建构维度，并且作为学科构建的基础，人文话语一旦不能从主流的价值、秩序中剥离，就必然丧失其人文话语的独立性与人文性，或人文话语必然沦为专制型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

专制型的国家政权制度、文化秩序，无论如何接收、容纳异己的文化价值，使用何种文化符号，都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或修订，或改良，或借用，它们最终都是被强大的、专制的正统文化所整合。中国文化对异族思想、外来思想或排斥，或融合，或同化即是如此。因此，专制型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必然排斥人文性或依其权力维护的需要而使用一些人文话语，<sup>[3]</sup>其目的依然只是强化专制统治，其本质上即是反人文精神的。

可以认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对抗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严格上讲，二者之间并不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实质上正是专制集权、主流意识形态的专制话语，导致并制造这种矛盾。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文主义只能是愚昧的信奉。没有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作为内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只



能是制造原子弹的杀人工具。

现代性的人文精神正是基于理性、秩序达到对权威进行消解和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关注。文明的进步只能是意味着谐调社会中健全的、理性的个体生命及其生命活动的自由展开。

## 二、人文精神的现代阐释

现在学术界强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对立的观点的最大缺陷就是割裂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以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来划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并认为他们是完全相互独立、各不相联的。

人类生活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尽管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观照、观察、认识方式，运用不同的理论进行不同的解剖与划分。但无论何种对生活世界、现实的处理，都应首先立足于对生活世界、现实作整体的把握。问题的核心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在我们对现实作科学的处理，或价值处理或世界观处理之前，我们是如何体验现实的。<sup>[4]</sup>“世界世界着”。在人类生活世界中，一切现实的呈现首先都是以原初的、直接的方式在世界中呈现，并以一种本源性或本质性的样态与人发生、形成一种互为对象性关系，尔后，我们才可能有对事物特征性进行把握。因此，对本源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是人在世之中世界世界着的一种“亲临过程”。<sup>[5]</sup>在这种过程中生活世界、人自身存在的基本意蕴被呈现。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活世界与生命活